

(译文)

巴哈伊世界中心

世界正义院

2002年4月

致全球宗教领袖函

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它迫使世上列民开始把自己视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并将地球看作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尽管那些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暴力事件使得人类的地平线显得一片黑暗，然而，一度俨然是人类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各种偏见都纷纷地在世界各地缴械投降。随之而轰然倒下的还有那一道道的藩篱——这些隔阂长久以来将人类大家庭弄得一片混乱，人类变得互不关联，仅以文化、人种或民族等血统因素来区别身份。这么具有根本意义的一种变化竟在如此短促的一个时期内发生——就历史的角度来看，简直就是发生在一夜之间——这预示着未来潜在的可能性会是多么的广大。

令人悲哀的是，其宗旨使之肩负着友爱与和平之重任的宗教体系，却往往背道而驰，成了和平之路上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仅以一个特别令人痛苦的事实为例，长期以来，宗教以其可信的形象助长了狂热主义。我们，作为世界性宗教之一（巴哈伊信仰）的最高行政机构，觉得有责任敦请各位认真地思考一下这样的事实给宗教的领导层摆出的挑战。无论是问题本身还是这个问题所引起的事态都要求我们开诚布公，坦率直言。我们相信，因为大家都是共侍天意，这将确保发言者的善意之言将会得到聆听者同样善意的接受。

当我们纵观别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上述问题便会赫然地成为我们重视的焦点。从前，除了个别的例外情况以外，女性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类别，她们的天性被迷信思想所束缚，被否决了表现其人类灵性之潜能的机会，而被归入为男性服务的角色。显然，这样的情况在世上还有不少地方仍在持续着，甚至受到狂热的辩护。然而，在全球范围的对话中，“男女平等”之概念已在理论界和信息媒体中都享有相当的权威。两性地位问题上所发生的改变如此触及根本，这使得那些男性优越论的提倡者们不得不从一些正当主张的边缘上去寻找支柱。

四面楚歌的民族主义阵营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随着世界大事中一个又一个危机的起伏，各国的公民能够越来越容易地分辨出那种充实人生的爱国主义情操，以及那种盲从导向仇恨与恐惧心理的煽动性言论的行为。当人们必须随大流地参加司空见惯的爱国

主义活动时，尽管也会象以往那样坚信不移和满腔热情，但也有同样多的时候普罗大众的自然反应往往是尴尬不安的。随着改组重构的进程在国际范围内的稳步开展，这种印象愈加强烈。无论联合国目前在形式上如何不尽人意，也不管她在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方面的能力怎样的不完善，谁也不会看错这样一种事实：对绝对的国家主权之偶像崇拜已日近西山。

种族主义偏见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受到了同样的快刀斩乱麻式的待遇，因为历史的步伐对于如此自负的借口已忍无可忍。在这一点上，对过去的否定尤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种族主义和二十世纪中所出现的一幕幕惨剧密切相关，它如今已显得污迹斑斑，甚至已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尽管它仍然作为一种社会成见存在于世上的很多地方，并且作为一种摧残灵性的疾病影响着人类相当一部分，但种族主义偏见已在法理上遭到普遍的谴责，世上再也没有哪个族群可以安然无恙地以种族主义作为标签。

难道一个黑暗的过去已完全被抹掉，而一个光明的新世界突然诞生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为数众多的人民仍然忍受着那些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性别偏见、民族偏见、等级偏见和阶级偏见所遗下的流毒。所有迹象都显示：因为人类正在制订的那些制度和标准，只能缓慢地获得足够的力量，去构建社会关系的新秩序，从而解救那些受压迫的人们，因此，那些不公的现象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我们要强调的是：人类已迈过了一个门槛，没有可能再往回走。一些基本的原则已被确定、已被清晰地加以表达、并且已被公诸于世，日益地化身在制度之中，来规范公众的行为。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所需的努力如何费时和痛苦，其结果都会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彻底改变人与人的关系。

*

二十世纪伊始，宗教上的偏见势力，相对而言，似乎更有可能屈服于那股变革的力量。在西方，科学的进步已毫不留情地冲击了宗派排他主义的主要支柱。在人类经历着对自身观念的大转变这种历史背景下，当时最有前途的新宗教运动似乎就是“跨宗教合作运动”。1893年，令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那些雄心勃勃的主办者们都惊讶不已的是，大会期间竟然诞生了著名的“众教议会”。这是一种寻求在灵性上和道德上取得一致的先见之明，当时这一事件着实引发了各大洲人民的丰富想象力，甚至使得博览会上所取得的科学、技术和商业奇迹也黯然失色。

在一段颇短的时期内，表面上看来古老的藩篱似乎都纷纷倒下了。在宗教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看来，那个聚会确实独树一帜，“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其主要组织者曾说：这个“议会”“把世界从刚愎固执中解放了出来”。人们颇有信心地预言道，一班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人物将会抓住机会，在世上多个长久以来不相来往的宗教社群之间唤醒一种手足情谊和友爱精神。而这种精神可以为繁荣进步的新世界提供必须的道德基

础。就这样，在受到鼓励之下，各种形式的跨宗教合作运动便在社会上扎下了根，并蓬勃地发展起来。大量的书籍，以各种文字，向包括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在内的、越来越广泛的公众，介绍各大主要宗教信仰所遵循的教义，并且之后也水到渠成地将这种对宗教的兴趣延伸到广播、电视、电影，并最终上了互联网。高等学府也开办了“比较宗教学”这门学位课程。到了世纪末，“跨宗教联合祈祷会”这种在几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已经变得很平常。

可惜的是，这些倡导显然既缺乏共同的理性基础又缺乏灵性上的承诺。“世上所有伟大的宗教，在本质上和根源上，都同等正当”，这种主张仍然受到故步自封的宗派主义思想的顽固抵抗，这就与在其他方面改变着人类社会关系的那些统一化进程逆道而行。人类在种族融合上的进步，不单单是感情或策略的表达，而且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由世上各种族所组成的单一人种，它的多样性并不会使得人类的个别成员赋有优势，或使得另一些成员受到阻碍。妇女的解放也同样使得社会制度及公众舆论都自愿地承认：在生物学、社会伦理和道德上，都没有任何可以被接受的理由否决女性与男性的全面平等，或者否决女童与男童一样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正确地评价某些民族对不断进步的世界文明之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并不等于支持“别的民族对人类所取得的成就贡献甚少或者根本没有贡献”这种代代相传的幻觉。

宗教的领导层似乎无法承担起如此重要的“重新定向”之使命。而社会的其他领域已接受了“人类一体”的含义——不但以此作为文明发展不可避免的下一步，而且视之为人类本身带到这个共同历史之关键时刻的各种次要身份的最终完善。然而，大部分的宗教体系都各自声称自己那个宗派“赋有接近真理之特权”，因受到这些教条和主张的钳制，它们在未来的门槛前大都变得瘫痪无力——而正是这些教条和主张必须为那些使得世界四分五裂的最痛苦的冲突负上应有的责任。

就人类的福祉而言，以上种种已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地引证今时今日降临在那些不幸的人们头上的惨剧，其罪魁祸首就是使宗教之名蒙羞的狂热主义。这样的现象也并非近来才有。其劣迹罄竹难书，此处仅提其一：欧洲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使该大陆失去了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一。人们不禁要问，导致这些冲突的宗派教条主义所产生的盲目力量在普罗大众的思想意识中所播下的孽种已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长期后果。

对宗派教条主义的清算，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它对人类思想生命的背叛。这种背叛，甚于其它因素，剥夺了宗教所固有的、在影响全球事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能力。由于困身在一些分散和损耗人类能量的事务中，宗教机构往往作为一个主要的负面角色，妨碍着人们去探索事物的实质和运用人类特有的智慧能力。假如它们不着手开始坦率地面对以往的失职所造成的根本问题——广大信众生活在各种社会弊端的不良影响之

下，既缺乏免疫力又无力自卫——单是对物质主义和恐怖主义作出谴责，对于应付当代的道德危机并没有实质的帮助。

这样的反思，无论多么痛苦，与其说是对宗教体系的控诉，不如说是一付醒脑剂，使之醒悟到自己所代表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力量。众所周知，宗教的影响力可以直抵人类动机之根源。当宗教忠诚于那些给人间带来各大信仰体系的那些卓越人物所赋有的精神及其楷模时，就会唤醒广大人民内在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博爱众生，宽容待人，富于创造力，刚毅不柯，克服偏见，为大众的利益而牺牲小我，并且自律本身的动物本能所产生的冲动。毫无疑问的是，有史以来，那股教化人类品性、创造新生命的力量一直都是那些接踵而至的显圣者们所赋有的影响力。

在以往各个时代里有着如此影响力的这同一股力量，一直都是人类良知的一种不可磨灭的特征。在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并缺乏正面鼓励的情况下，这股力量持续地支持了无数的民众挣扎求存，并在各国的土地上培养出众多的英雄和圣徒，而他们的生命本身便是为其各自的宗教信仰所信奉的经书所载录的教义原则作见证的最有说服力的证言。正如人类文明的过程所证实的，宗教还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关系之架构。确实，难以想出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任何重要的发展是没有从这个终年不绝的源泉获得其道德养分的。那么，难以想象，在地球文明历时数千年的构建工程之最后阶段是在一种精神真空的状态下完成的。假如说过去一百年里横行于世的那些邪恶的意识形态对世人别无贡献的话，至少它们最后证明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是不可以用任何人造的替代品来满足的。

*

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暗示，已由巴哈欧拉总结在他的著作中。而这些成文于一个世纪以前的经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世人广为传阅：

“毫无疑问，世上的各族人民，无论属于哪个种族或宗教，都从同一个神圣源泉获得灵感，他们都是那唯一真神的子民。人们所遵从的宗教法规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这些法规被启示的时代不同，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要及其急需解决的问题。除了少数是人类背叛天意的结果以外，所有这些规诫都是神定的，皆反映了神的意志。起来吧，以信仰的力量为武器，将汝等幻想出来的、在世人当中散播纠纷的各种神偶打碎吧。坚守那些使汝等互相吸引、彼此团结的信念吧。”

以上的呼吁，并没有要求人们放弃自己对所信奉的任何伟大的世界性宗教体系所遵从的基本真理之信仰。恰恰相反，人类的信仰有其本身的必要性，有其本身存在的理由。别人所信的，或不信的，都不可以在自己那名副其实的“个人良知”中占据权威的地位。上述这句话所毫不含糊地劝导世人的，是要他们放弃认为自己那个宗教信仰“赋

有特权或者就是终极真理”之类的声称。因为这些主张的根须缠绕着人们的灵性生命，一直以来都是窒息团结之动力和煽动仇恨与暴力的最大因素。

当一个“全球社会”从二十世纪的变革实践中脱胎而出之时，倘若宗教领袖的领导角色还想具有任何意义的话，我们相信宗教的领袖们就必须对这个历史性的挑战作出积极的反应。很显然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作为各宗教之基础的真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这种认识的出现，并不是藉着神学争论所达成的决议，而是作为一种直觉的领悟，从不断扩展的外界经验以及对“人类一家”这个理念的初步接受而产生出来的。人类从那些经已消逝的旧世界所继承下来教条、仪式和法典，如同大海的波涛，涌出了一种新的认识：就象表现于各民族、各种族和不同文化中的“人类一体性”那样，灵性生命也构成了一个不受限制的实质，而这种实质是任何人都同样可以理解的。为了使这种已逐渐扩散开来但仍然踌躇不定的认知得以巩固和加强，并有效地为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效力，这种认识就需要得到一直以来众人所仰望的指引者们诚心的肯定。

在世界各大宗教的传统中，就社会性法规和崇拜的形式而言，彼此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既然那些相继相承的神圣天启是在长达几千年里应付着一个不断演进的人类文明不断变化之需求，几乎就不可能没有这些差异。确实，各大宗教的经典，就其内在特征而言，看起来大多数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述了“宗教具有演进性”这一普遍法则。人类的文化遗产本来是要使得灵性的体验更加富于特色，倘若利用这些文化因素作为引起偏见与疏离的手段，这样的行为是人类道德所不容的。人心的首要任务是要探究事物的实质，并按照自己所信服的真理去生活，且对于他人所作的同样的努力给予完全的尊重。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若是各大宗教的根源都平等地被承认是神圣的，那么其后果将会是鼓励，或者至少是有助于，部分的信众放弃一个宗教而改信另一个宗教。而相对于历史最终向那些意识到“物质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世界”的顿悟者所打开的机会之门，相对于这种领悟所赋有的责任，是否真有信众改信别的宗教也就显得不大重要了。这些伟大的宗教信仰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引证出感人而可信的证据，来证明其本身是能够有效地培养人类的道德品质的。同样地，谁也不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属于某个特定信仰体系的学说就比另一个更多或更少地助长了人类的固执与迷信。很自然的是，在这个走向融合的世界里，沟通与交往的模式将经历一个连续的转变过程，而各种机构——无论是哪一种机构——其任务当然是要考虑如何协调这些发展，使之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团结。尽管普罗大众未被包括在商讨和决策的过程，以上的努力，在精神、道德和社会上，最终将取得健康的结果，对于这一点的保证来自于地球上的人民长久以来所珍藏的信念：浩瀚宇宙并非是由任性的人类而是由博爱可靠的天意所统治的。

随着种族隔阂的藩篱纷纷倒下，那堵被前人认为是不可克服的、永远将天国生命与尘世生命分隔开来的隔墙也在我们这个时代瓦解了。所有宗教的经典都教导其信徒，要把服务他人视作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而且是一条正直的大道，可让自己的灵魂藉此走近上苍。如今，不断进步的社会调整给这条耳熟能详的教义增添了新的多元的意义。自古以来人类就期盼着一个以公义原则为基础的新世界，随着这个古老的允诺逐渐地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人们日益明白到，在成熟的精神生活中，满足心灵的需要和满足社会的需要乃是互惠互动的两个方面。

如果宗教的领导层能够挺身迎接上述认识所代表的挑战，这样的积极回应必须从承认这一点开始：宗教与科学乃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知识体系，只有通过这两个体系，人类意识的潜能才能被开发。这两者决非互为矛盾，恰恰相反，作为人类心智探索事物实质的基本模式，它们事实上是相互依赖的，在那些罕有却愉快的历史时期中，当这两方面互为补足的性质得到承认之时，其创造力更佳。由科学进步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都必须寻求灵性上的指引并承担道德上的义务，从而保证它们得到正当的应用。而另一方面，在宗教上所获得的信念，无论多么地受到珍爱，都必须欣然地和满怀感激地交由科学作公正不偏的检验。

最后，我们谈到一个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触及个人的良知。尘世间给与我们的诸多诱惑之一，也就是迫使宗教领袖们全力应付的一个考验，不足为奇地，正是在信仰的问题上行使其权威。凡是长期潜心思考和研究任何一个伟大宗教之经典的人士都无需更多的提醒：权力很可能导致堕落，权利越大，堕落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是一条历经反复验证的公理。多个时代以来，无数神职者在这个心灵的阵地上所取得的胜利，无疑已成为宗教体系之创造力的主要源泉，而这些成就也应列为它的最高荣誉之一。同样地，却有另一些宗教领袖，在面对世俗权利的引诱之时，跪地投降，替玩世不恭和腐化堕落耕耘出一片肥沃的滋生地，使得所有明察之士深感绝望。对于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宗教的领导层能否承担起所赋有的社会责任，以上的事实所显示的意义就无需更详尽的讨论了。

*

由于宗教关注世人品格之提升以及人际关系之协调，因此有史以来，就给人生赋予意义这一方面，宗教乃是最高的权威。在每个时代里，宗教培养了人类的善美，谴责了世间的丑恶，并为那些愿意远瞻的人们高举一个仍未实现的理想。人的理性灵魂从宗教的训言规诫中获得鼓舞，从而能够克服尘世对人类的种种局限，使人性本身得到完善。正如其命名所意味着的，宗教同时也是在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联合各族人民的主要力量，通过这种力量，从个人身上所释放出来的才能也找到了表达的途径。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当代的视野使得全人类有可能将这个文明的进程视作同一个现象——人类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周而复始的相遇相接。

由这种理念所激励，巴哈伊社团自从创建以来一直都是跨宗教活动的积极推动者。除了享受到宝贵的友谊，巴哈伊信徒们认为，在宗教对抗的漩涡中将人心吸引到一起来，这就是人类，在他们集体地迈进成熟期之际，对天意的积极响应。本社团的成员将继续地竭尽所能，去协助这方面的努力。然而，我们感到有责任向一直以来与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的合作伙伴们申明我们所确信的一个信念：跨宗教的对话，若要治愈人类的痼疾，解救绝望痛苦的民众，就必须真诚地、再无借口地面对那个让“跨宗教合作运动”诞生人间的不二真理所包含的意义——上帝是唯一的；同样地，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表述和人为诠释，人类仅有同一个宗教。

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与日俱增，宗教偏见之火焰日益猛烈，会在全球点燃一场巨大的火灾，其后果是难以料想的。世俗政府若缺乏援助，就不可能克服这样的危机。我们也不应该自我迷惑地认为，仅靠呼吁冲突双方冷静容忍，就有望扑灭嗜战者所声称的“替天行道”这把仇恨之火。这些危机要求宗教的领导层，就象那些为社会开拓了对付同样具有腐蚀性的种族偏见、性别偏见和民族偏见之道路的杰出人士那样，坚决地与过去决裂。让自己在良知问题上施展个人影响力的正当理由，只能是为了服务人类的福祉。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个最伟大的转折时刻，这种服务所要求的是再清楚不过了。巴哈欧拉敦促我们说：“人类的幸福、和平与安全只有在人类的团结被稳固地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实现。”

世界正义院